

● 罗 珠

“福尔摩斯”的失误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“福尔摩斯”的失误

罗 珠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济南

“福尔摩斯”的失误

罗 珠

*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齐河县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2.25印张 2插页 241千字

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, 1—12,700

书号 10331·185 定价 2.15 元

内 容 提 要

作者自跃入小说创作领域以来，连续发表了多篇深受读者欢迎的中短篇小说。

本书系作者的长篇处女作。在这部长篇中，作者保持了选材新颖、结构紧凑、情节集中、语言流畅的创作风格，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取得了新的成就。

作品主要反映了改革进程中各种力量的矛盾纠葛和尖锐斗争：既描写了许言午、秦大龙、杜文萱、陈媛媛等年轻一代对事业的精诚、执着、无畏，也揭露了他们思想上的苦恼、彷徨，以及爱情友谊中的奇波异澜，读来耐人寻味；围绕着对改革或不理解或怀有阴暗心理的张墨然、“福尔摩斯”、刘吉成各色人物所展现的情节，写得淋漓尽致，发人深思。

谨以一胸赤诚，献给我所
爱恋的人们；

谨以一胸真挚，献给我所
爱恋的生活；

谨以一胸热血，献给我所
爱恋的事业！

题记

○

中原旷野上的夜，如漆如墨如液。

一条乌龙风驰电掣般地向着南方奔腾着，呼啸着惊破了这深沉的夜。车轮铿锵飞旋，势不可挡——

古老的黄河被甩在后面，

古老的泰山被甩在后面，

古老的长江被甩在后面……

这是一列由S城开往特区的特别快车！

车厢里。

《童年》的歌声，绵绵地从厢顶的音箱里溢出来，流向每个角落。

昏暗的灯光下，旅客们在昏昏欲睡，鼾声此起彼伏，歌声绵绵。《童年》驱散了人们的朦胧，鼾声也戛然而止。每个人都有无限美好的童年，只是忙忙碌碌地反右反左、建大寨、学大庆、割尾巴，来不及回味。于是，《童年》唤起了童年。人们似乎在听、在想，心里似乎也在跟着唱：

没有人知道为什么，

太阳总下到山的那一边，

没有人能够告诉我，
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，
多少的日子里，
总是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，
就这么好奇，就这么幻想，
这么孤单的童年……

是呀，一个人没有事业，没有理想，没有抱负，会孤单一百年。

《童年》还在唱——

——一号软卧席一号卧铺。

一个人用毛毯蒙头裹脚挺尸般地睡着，睡得很死。从他那时高时低、忽长忽短的雷霆般的鼾声里，仿佛又让人觉着睡得很香甜，也很悠闲。香甜得使人心烦意乱，悠闲得使人心烦意乱，又使人嫉妒。

总是要等到睡觉前，
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，
总是要等到考试后，
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，
一寸光阴一寸金，
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，
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
迷迷糊糊的童年……

——一号软卧席二号卧铺。

嘴里叼着一根粗大的雪茄烟，在喷云吐雾。云雾弥漫时，他眯着眼向一号卧铺瞥一下，然后紧锁着眉峰，仿佛在凝思着什么。待云雾散去，他便舒下眉头，睁大眼睛，紧紧地盯着手中的那本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，生怕漏掉一个字似的。

福利社里什么都有，

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，

诸葛四郎与魔鬼战到底，

谁抢到那把宝剑，

隔壁班的那个女孩，

怎么还没有经过我的窗前，

嘴里的零食，手里的漫画，

心里初恋的童年……

——一号软卧席三号卧铺。

辗转反侧，总是找不准最佳仰卧或侧卧的姿势。下面的灰白的云雾袅袅地升腾上来，在他的身边绕来缠去。他深深地吸进鼻子里，喉节蠕动一下，贪婪地吞下去。雪茄烟的浓浓的芬芳，强烈地刺激着他。他的手下意识地伸进口袋里，掏出一支带过滤嘴的琥珀牌香烟。他把那桔黄色的过滤嘴掐去，点着深深地，深深地吸一口，咽下去，过了很长时间，他才恋恋不舍地把那烟雾，从嘴里鼻里慢慢地放出来。他手中的那支香烟，已经燃去一半。

阳光下蜻蜓飞过来，

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，

水彩蜡笔和万花筒，

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，
什么时候能象高年级同学一样，
成熟与长大的脸，
盼望着假期，盼望着明天，
盼望着长大的童年……

——一号软卧席四号卧铺。

风度翩翩。镜边眼镜的后面，闪动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。那双眼睛，时时都在沉思，仿佛能够洞察秋毫。他把那绿色的毛毯叠得整整齐齐，枕在肩下，躺得尽量舒适些。他跷着二郎腿，仿佛随着车轮的铿锵声，又仿佛是随着《童年》的歌声，有节奏地摇着晃着。他的手，也随着他那二郎腿的摇晃，得意地轻轻打着榧子。

池塘边的榕树上，
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，
操场边的秋千上，
只有蝴蝶停在上面，
黑板上老师的粉笔，
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，
等待着下课，等待着放学，
等待着游戏的童年……

列车在过一条长长的铁桥，
列车在穿一条深深的隧洞，
列车在翻一道高高的长坡……

列车在摇晃。旅客们在摇晃。《童年》仿佛也在摇晃。

一号软卧席三号卧铺。

蓝白相间的花纹领带结得仿佛太紧。那只肥大的手，把它松了松。

刘吉成大口大口地吸着掐去过滤嘴的琥珀牌香烟，那气管仿佛也畅通了许多。于是乎，他转动一下身子，让身子躺得尽量舒适些。那凸起的肚子脂肪太多，很是累赘，使他扭动身躯时都笨拙得难受。

他不时侧过头去，望望车窗外，试图了解一下列车的行程。窗外是一片浓重的夜，裹着一掠而过的田野、河流、村落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他心里不由地一阵阵焦虑、不安。他嫌那车轮旋转得太慢。两条乌亮的铁轨，延伸得那么遥远。目的地，就象在另一个星际，是那么渺茫。他虽然幸运乘上这次通往特区的特别快车，心里却仍然被一种无限的绝望所困扰。

下铺的鼾声使他心烦意乱。《童年》的歌声使他心烦意乱。就连对面镍边眼镜悠闲自得的样子，也使他心烦意乱。一心烦意乱，便兀自喘起粗气来。那腆起的肚子，一起一伏，久久不能平静。

他又一次拿出那张看过无数遍的名片，竭力想从上面看出一丁点儿破绽。那怕是一丁点儿，他心里或许能够安宁一些，踏实一些。可是，即使他把眼睛睁得胀疼，那张典雅的鹅黄色的雪花纹铺底的名片上，仍然是这样印着：

中国华达实业公司总经理

许言午

地址：湖滨交际处103房间

电话：55211

账号：44031

电报：3588

许言午，这人莫非真是个大骗子？

他不敢想“大骗子”这个字眼。这个字眼仿佛是青面獠牙的魔鬼，时时在啃噬他的心。使他的心阵阵痉挛，阵阵疼痛。唉，改革、改革，真是莫名其妙。一张名片竟如此神通，那盖着朱红大印的介绍信，倒没有这张花哨名片有份量。一张名片到处可以撒，这不正好为那些招摇撞骗的人，提供行骗的机会！

刘吉成的手一抖，烟蒂烧疼了手指。他小心翼翼地捏住烟蒂，对着一根烟，然后再把那讨厌的过滤嘴掐去。他吸着烟凝思着。眼前一片迷惘，心里也一片迷惘。背了三十年条文抓工业，面对当前的经济趋势，他心里怎么能不迷惘呢？

他为寻找许言午，已经奔波七天了。这七天，他在许言午公司的所在地S市逗留了几天，连许言午其人的影子都没有

见到。正在他焦灼不安的时候，有人给他送来火车票和请柬，让他乘车去特区参加许言午的私人宴会。这是什么意思？

他茫然了。

经过这七天的所见所闻，他越来越觉得许言午是个神秘莫测的人物。这更使他心中的绝望变成了沉重的铅块。他心里愈是这般想，就愈是焦灼；愈是迷惑，就愈觉得许言午其人扑朔迷离。

这七天，使他终日提心吊胆的，是他那五十万元钱。

他是一家针织厂的党委书记。由于几十年的勤俭持家，才熬到了这个位子。五十万，在他的眼睛里，可不是个小数目呀。何况，那五十万元，有二十五万是他们厂里的全部家底，有二十五万是从银行信贷来的。

如果这许某人真是骗子……

他不敢想下去。失职呀！党培养这么些年，把这么大的家当交给他来管理，一旦有个一差二错，怎对得起党的培养呢？想到此，脑门上不觉又沁出一层细细的冷汗，心里也颤栗起来。

白马山针织厂已有三十年的发展史。

它与其它同龄厂的经历大同小异。在五十年代初，只是个三五人的铁匠铺，锻打一些铁锨锄头。后来是三五十人的铁木厂，生产一些牛车、犁、耙。再后来是一二百人的机械厂，开始生产一些劣等柴油机、水泵。这个厂的历史，是一部光荣的艰苦奋斗的创业史。厂里的每一个老工人，都能自

豪地讲一整天光荣的厂史，来教育新进厂的青年工人。

机械厂垮台后，调走老厂长，调来新厂长。新厂长有气魄，土法上马，土打土闹办起针织厂。针织厂兴兴衰衰地办了五年，便遇上这场势如破竹的大改革。

于是，针织厂的领导就象目前小说里描写的那样，通过与“左”的斗争，老厂长就地免职，老党委书记调到局里。

于是，调来企业家、改革家任厂长和党委书记。

于是，第三次浪潮席卷着白马山针织厂。

于是，大趋势推动着针织厂前进……

季中仁任针织厂的厂长不到半年，便扭亏转盈。正当工人们每月拿着一百元奖金沾沾自喜的时候，广州、深圳、上海等地的时髦的针织品，源源不绝地涌来，把他们的畅销货“枣红色的晴纶衫”挤出了市场。

他们在改革的途中，又面临着一个崭新的、极其严峻的考验。

党委书记刘吉成受厂长季中仁的委托，去省外开定货会去。季中仁在“晴纶衫”滞销的情况下，经过许多的周折，与中国华达实业公司的总经理许言午定了五十万元的合同，准备进一批机器设备和原料，转产“泰山牌”高档地毯。

午后，一丝风儿也没有。挺拔的青杨呆立着，动也不动。空气仿佛也在静止、凝结。只有知了们藏在青杨的枝叶深处，困倦地声声唱着。枯燥的夏末，给人以烦闷。

季中仁送走五十名技术工人去江南地毯厂实习，心里着

实松了一口气。他回到厂长办公室，打开新生牌落地扇。风扇摆着头旋转起来，送来一阵阵轻风。他顿时觉得浑身爽快，惬意地坐在沙发上。

橐橐橐……

随着楼梯上传来的渐响、渐近的脚步声，季中仁心里一阵喜悦。一听这“橐橐”的脚步声，他便知道刘吉成书记开定货会回来了。这几日与中国华达实业公司签定合同，忙得他焦头烂额。前几天，他给刘吉成发了电报，催他快些回来，商量有关转产的问题。

刘吉成风尘扑扑地推开门，把旅行兜往地上一撂，扯开怀喘着粗气，急不可奈地劈头问道：

“电报收到没有？”

“电报？”

季中仁望着刘书记的一脸焦灼，涌到唇边的寒暄话又咽回去。他感到诧异，忙把一杯水递过去。

“嘿！”

刘吉成焦急地把送上前的杯子一推，撩起枣红色的晴纶衫扇着。他仿佛被那一腔火气闷得难受，要把它们全部扇散出来似的。他“橐橐”地从屋的这头，走到屋的那头。胸中的那些气闷，随时都将爆发。他懊丧地坐在沙发上，尽力压抑自己，镇定自己。

季中仁望着刘吉成那焦灼不安的神情，知道他一定又遇上不顺心的事情了，他知道老刘的脾气。每当这时候，他总是用沉默等待老刘的爆发。当爆发完了，平静下来再慢慢商

量，事情就好办许多。可是今天，他实在不能理解，刘书记的烦恼来自哪里？

这时，厂部秘书悄默声地走进来，望望刘吉成，愣怔一下，然后朝季中仁狡黠地一笑，把张电报纸递给他。季中仁接过电报看看，笑了。他笑得有些苦涩。电文如下：

速撤回五十万元合同

刘吉成

“扯淡！电报还没有火车快！”

刘吉成终于找到爆发点。他一下子从沙发上蹦起来，从季中仁手中抓过电报纸，撕个粉碎，天女散花般地扔进废纸篓里，怒怒地吼出了这句话。

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。现代化的通讯，竟撵不上你的两条腿。”季中仁不冷不热地掷来一句。然后，他也激动地站起来，往前跨一步，道：“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非要撤回合同？”

“这么大的事，怎么不和我商量一下呢？”

刘吉成叼上一支香烟，边擦火柴边责备道。由于内心的激动，他的手也在颤抖，那火柴怎么也擦不着。

“噗”！

季中仁按着电子打火机，伸向前去。竭力压抑住心里的冲动，镇定地说：

“我是厂长。我有实行对企业管理的权力，我……”

季中仁还想说下去，但他吃惊地发现，自己的声音是那样高，那样响。于是，他赶紧憋住涌向唇边的心里话，紧紧

她闭住嘴。是呀，刘书记是个老同志，也是个公认的改革家，虽然他不佩服老刘的慢腾腾的改革方案，可也应该尊重他呀。何况，他这个厂长，当初是老刘向局里把他要来的。

刘吉成望着眼前的电子打火机，望着打火机上冒着的蓝蓝的火苗儿，愣了、呆了。他仿佛受到侮辱，受到亵渎，受到歧视。他的嘴角剧烈地抽搐着：

“我是党委书记！”

那支未燃着的香烟，从他嘴角滑下来，掉在地板上。

刘吉成的吼声，犹如一个霹雳，在季中仁的耳边炸响，把他狂热的头脑幡然震醒。拿电子打火机的手还在那儿伸着，那火苗儿还在喷着。他心里在挣扎、抗争，但已失去应有的勇气。他无力地呐呐道：

“党委书记是做职工思想工作的。”

“说得对，其中包括你！”

“噢！”

火苗儿熄了。季中仁的手缓缓地收回，无力地坐下来。刘书记的话不无道理，也无懈可击。在过去的企业改革中，他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：厂长要搞改革，党委书记也要搞改革。厂长和党委书记都是改革家，各自都有一套改革方案。搞改革就得有权。这样，改革的方案之争，便成了权力之争。争执起来，议题不用明着点开，便是枪指挥党，还是党指挥枪。唉，这样的问题，争了若干年了。难呀！季中仁想到这里，~~心里再感到痛苦和烦恼~~苦恼和困忧。只要党中央下个红头文件，~~明确一点~~，他宁肯去干党委书记，或者去干

厂长。季中仁懒懒地挥挥手，叹口气：

“不谈这些。说正事吧！”

“合同定了没有？”刘吉成也平静下来，尽量把话说得平和一些。

“定了。”

“哎呀，你知道许言午是什么人？”

季中仁懒得说话，镇定地把许言午的名片掷在桌子上，算作回答。

“哎呀！你呀你！”刘吉成把名片拿起来看一眼，又扔下，不安地在室内来回走动。他望着面前这位三十多岁的年轻的厂长，顿时觉得他太无知、太嫩稚。他觉得自己身上的责任也太重了。他要为党负责，还要为这位年轻的搭档负责。于是，他庄重地说：“听说许言午是个骗子！”

“骗子？”

“是有权威的人说的，副市长呢。想想看，还会有错？”

“哦！”

季中仁懵了，疑惑地望着刘吉成。他想起在湖滨交际处与许言午定合同时，省长、省委书记还去拜访过这个总经理呢。他不相信地呐呐道：

“不会吧！”

“但愿象你想的！”刘吉成用拳头砸着桌面焦急地说：

“其实，我也是这次去开定货会，在会上听别人议论的。听说公安局里正在整他的材料，报社里的记者也正要搞报道。